



当代艺术家赵仁辉代表新加坡参加2024年度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。(赵仁辉提供)



赵仁辉在滨海艺术中心小剧场呈献沉浸式装置演出《合欢树》，带出森林再生与周遭环境生态。(赵仁辉提供)

|赵仁辉 从摄影到沉浸式装置演出

当代 艺术家赵仁辉(40岁)最近“红”了，与韩国策展人金海主(Haeju Kim)受新加坡美术馆委托，代表新加坡参加2024年度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。可赵仁辉受访时说，从事艺术创作15年了，还是面对同样的问题：若没有国家机构或画廊的资金支持，他是无法开展创作的。

即将在滨海艺术中心剧场呈献的装置演出《合欢树》(Albizia)就是来自该中心的委托项目。赵仁辉是第一次与灯光师、音响师等合作，以剧场形式来讲述新加坡次生林的故事。

公众走入剧场内，仿佛走入次生林一样，通过八个视频荧幕的投影装置，在摄影灯箱、各种音响与灯光交织出的效果下，切身感受森林里发生的情境故事。山猪、老鹰、珍稀鸟类黄冠鵙等出现了。赵仁辉去年在大型装置项目《森林研究所》播过录像，但效果不佳，他为了本次装置，重新剪辑了50分钟的全新录像，因为是在黑箱剧场呈现，观赏更能聚焦。他说，明年到威尼斯双年展呈献的装置展将会延续并提升剧场装置呈现。

赵仁辉的艺术实践最早以摄影、雕塑、装置出发，这几年又学习制作录像拍摄，本次尝试在装置中引入灯光音响的剧场效果，艺术家自嘲“自讨苦吃”，困难重重，尝试新事物的失败率很高，录像、剧场制作也比摄影拍摄的制作费

高。

这位艺术家在过去的八年，通过次生林与再生的主题，以多维度和层次的叙事探索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，将“人类世”(Anthropocene)的全球性话题带入新加坡的语境。赵仁辉作品曾参展本年度光州双年展、2020年釜山双年展、2019年新加坡双年展、2018年台北双年展、2017年雅加达双年展等。

赵仁辉与唐大雾，以及生于印尼，旅居新加坡的黄晨哈(Boedi Widjaja)的作品由香格纳画廊代理。国际上对新加坡当代艺术家认知度不大，香格纳画廊的吴俊逸认为，这是时间的问题，毕竟新加坡的当代艺术才发展了几十年。

本土艺术家不容易有机会在新加坡以外办个展，而香格纳今年3月在上海本店办赵仁辉的个展，反应很好，为艺术家扩大了展示的空间。赵

仁辉说，该展用了14个灯箱，冲洗了许多照片，花费不少，但都获得香格纳画廊的鼎力支持。画廊前后为他办过几次展览，只要是他的，画廊都设法做到，赵仁辉表达感激之情。

亚洲摄影、录像收藏不如西方

佳士得新加坡董事经理莫锦川也认为，收藏摄影、录像、装置与行为艺术在西方国家已获得认可，但在亚洲发展缓慢，期望亚洲藏家更早赶上。话虽如此，他举例蔡斯民的摄影作品、韩少芙的雕塑、伊斯甘达·贾里(Iskandar Jalil)的陶艺等也出现在拍卖市场。

莫锦川说，新加坡藏家比起十年前更为成熟，阅读与见识更广，不会看完展览就走，而是更愿意分享交流看法。何况，新加坡艺术不论在拍卖场还是艺博会，吸引的不仅是本地，也包括区域性藏家，有了竞争，推高了买价。跨区域、领域的购藏行为令人鼓舞。

赵仁辉的作品《世界动植物指南》(2015)最近纳入英国泰特美术馆(Tate)的收藏，新加坡美术馆、中国私人美术馆“和美术馆”也收藏他的作品，每次纳入馆藏，对艺术家都是大大的鼓舞。

赵仁辉说，其摄影与录像作品，限于媒介，虽有第一手买家支持，但从未在第二手市场拍卖过。即使第一手市场，摄影与录像不会比油画容易卖，不是每个月在卖，而是久久才卖出一次。他说：“艺术家一定会想办法熬下去，有时候会去教书。”

坚持到今天，仍在创作，赵仁辉说，那是因为他的作品尚未完成，他想说的大自然与人类的故事还没好好地做好，无论是书还是录像的形式，而这一直是他自己想做的事。

比起出道的十几年前，赵仁辉认为，新加坡的艺术展览更多，更有活力更刺激，至少他常感觉时间不够用。



赵仁辉的作品《世界动植物指南》(2015)最近纳入英国泰特美术馆(Tate)的收藏。(赵仁辉提供)

唐大雾个展“3.4.5,我不喜欢美术”

即日起展至10月1日

香格纳新加坡(9 Lock Rd, #02-22 S108937)

周三至周日中午12时至6时，其他时间须预约，电话67349537。

李续瑄个展“寂静在说话”

即日起至9月3日，周一至六上午10时至晚上7时，周日上午11时至下午5时
STPI创意工坊与画廊(41 Robertson Quay S238236)

赵仁辉装置演出《合欢树》

8月31日至9月3日

滨海艺术中心小剧场

票价从\$30起，上网www.esplanade.com购票。